東谿集 第一

序
記

5563.8
4028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rrington (Korea)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御製序文

特題卷首噫予壬寅二十
九歲入學時將命故翊衛
趙龜命也每嗟其人之止
於蔭路金甌何可言聞有

東185112

文集自謂曰有此可代枚卜一欲聞焉未果嗚呼嗣服四十九年八旬夏六月廿四日壬寅乃聞是亦異事適右相入侍故聞焉卽

豐陵豐原兄弟之同志者
而又與李故相元奉朝賀
相親云何始聞於今其尤
異者廿九入學時將命聞
其藁於八旬也凡文集皆

有序文而此無故特敘其
事弁於其集其子載履特
命右職調用嗚呼此亦予
暮年憶昔之意也夫
歲癸巳同年月日書豈

特此也追思其祖之意
也其祖即
昔年己酉入學時將命而
予在潛邸時又以東西
班首周旋憶昔愴今予

懷誠千萬云爾

御製憶昔

憶昔壬寅怳若昨日將命文集
今何得聞今聞其文若見其人
特序以弁予心一倍祖孫前後
亦豈偶然嗟哉故相予見昔年
今日興懷可謂千萬堂中呼寫

耳聞蟬聲其子陛叙可表予心
須將御製遺傳百世
歲同年同月日集慶堂書

御製序文既 命芸館刊并於卷首板
本仍 令給其家又有
御製憶昔十句尤不勝榮感之極雖無
同刊之 命既有遺傳之 教玆敢
入梓敬附於 序文之下焉

東谿集卷之一目錄

序

習筆陣圖帖序癸巳

始祖高麗侍中平章事公墓省掃錄序代作乙未

過庭錄序戊戌

並世雜史序

家乘序

貫月帖序庚子

山經節選序辛丑

送茂長宰李而肇巨源序

一草亭詩板序 壬寅
贈泰仁宰朴質甫光秀序 癸卯
春暉堂序
拙齋遺訓序 甲辰
贈羅生沉序
贈宗侄汝範夔錫序
華谷集序 乙巳
宗侄汝範詩稿序
贈鄭生錫儒序 丙午
送徐質甫翰赴燕序 己酉

送宋叅判明成赴燕序
茱萸軒詩畵帖序
續蘭亭會序癸丑
送錦城宰具性五奎宅序
左氏精英序
送二兄出守安邊序乙卯
兵學大成序
贈俞君弼往覲金化序丙辰
賀判中樞府事李公致仕序
叔父后溪先生七十四歲壽序

東谿集卷之一目錄

東谿集卷之一

序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習筆陣圖帖序 癸巳

筆異乎文文以傳道也故不得已而工爲不工則不傳筆以傳文不以筆之拙而害文之傳則筆無事乎工矣然人不能無癖癖無大小若癖于筆者無異乎欲其工余不能書而獨嘗得書之意昔張顚目渾脫舞而筆益進元章夢蚓鬬而得神解故知天地萬物皆吾之書法也彼徒臨占帖朝謄而暮模者陋哉然曠朱之聰明而離規矩舍音律不成其爲器若樂焉

則古帖者亦書之規矩音律也夫嗚呼此獨筆之說哉天下之事求至於工者俱可以是而率之歲癸巳季冬乾川病夫書

始祖高麗侍中平章事公墓省掃錄序 代作 乙未

自宗法壞而始祖之祭廢天下之人各父其父各祖其祖而不知其父祖之所自出賢人君子所爲永慕而太息者久矣夫廟焉而奉之享焉而報之惟時王之制拘焉厥有衣冠之所託幸而免於城郭耕鑿之變而傳承而無失也則禁其樵牧時以省掃無使至於頹圮毁傷者斯無拘於勢而不得已於情者也我

始祖侍中公之葬實在於豐壤之赤城洞子孫世守
光海二年旣崇成陵以墓之逼也夷之至　仁祖庚
午始改封惟我趙譜牒閒佚文獻殘鈌獨斯墓巋然
八百載無恙固已幸矣其一隳一復若又與國之隆
替相關豈不尤異乎哉抑公之平生德業無所考而
至今門戶繁衍昌大在京者三派尤顯往往出名公
卿積善毓慶有不可誣也庚午以來凡有役於墓者
三家必任之始樹碑而浦渚公記其陰後三十餘年
先君子翠屛公與滄江公議立表而松谷公文之其
宂改莎掃墓不能盡記今　上乙未某與諸宗復議

旼莎兄孫錫命爲畿都而經紀之松谷之孫惠郎命禎滄江之族孫持平尚絅相其事四月庚午動役凡與會者幾人於是始爲省掃錄一卷置墓傍僧舍且使後之來展者續而書焉嗚呼吾之身誰生之哉而吾之父母之身又誰生之哉凡百後昆不自謂空花蒸菌之無本耶則尚有繼此而不替者矣是役也某有病不能赴諸宗屬以弁卷之文而不敢辭

過庭錄序 戊戌

龜命既撰先君行狀又撥以徵瑣見遺及不備於狀而可資叅考者釐其次序爲六十一條悲憂不遑三

易歲而始成名之曰過庭錄嗟夫後之人子覽之當
有太息而悲其意者矣詩蓼莪之四章曰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小宛之四章曰題彼脊令載飛
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傳
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匹夫受人銖兩
之恩猶欲感激死之德莫大於父母而父母之德終
無以報則天下孝子之心將何從而自靖哉惟邁征
而母忝生立揚以圖顯親斯其爲萬一之報以遹命
之庸曾無狀無能爲先君之役乎日惟懔懔貽危辱

是懼豈敢幸於穀似教誨以不墜家聲夙夜媿歎思免以不肖之故而泯滅前人之懿德嘉行使來者無徵重獲罪于君子是以區區捃拾其一二莊諸巾衍以俟朝暮之遇非曰爲報之一道也後之人子覽之當有太息而悲其意者矣六十二條內其爲龜命自及者居三之二詳其所自詳也且以見先君之所以見教如彼龜命之不能繼述如此其咎在龜命不在先君也虛其下方以備隨記附載終喪之明年戊戌三月上旬不肖孤龜命泣血謹序

並世雜史序

余讀蘇氏書至云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未嘗不太息至於流涕也曰余之不肖何敢望乎古人乃先君之喜亦各言其子矣先君一生呻楚之苦有甚於海外竄謫之憂而早歲治鉛槧中乃以病廢之則其恨又不止如畏毁譽思瘖默者而已顧以不肖之妄有意於斯文庶幾能繼述綸緒猥嘗慰藉而鼓舞卽有著述樂賜指教又數數徵其所有不肖誠不自揆亦隱然思以不朽之業爲志養之一端此並世雜史之所以作也余念近古小說家且充棟汗牛矣高者艶

麗靡曼全事藻繪下者膚粗俚率務利眼口是以氣
格類不沉古精神類不融液規鏤類不雅整引之於
古作者之旨便成千里而均不免乎墮落外道也余
創若是其爲是書也十竄百易盡鼓鑄刻削之工核
之以傳其詳栽之以致其簡抑之以嚴其氣揚之以
宕其神句章篇法罔敢或忽其有不及則才也間多
雜以微瑣無取之事幽怪詭經之說蓋其歸在於紀
異而非傳信名爲稗史而非正史也然每一篇出先
君反復撫覽時雖見誚以語怪而爲之解頤者亦屢
不肖之所期固欲如是而止二歲而書之錄者歷三

十餘條而天傾地壞遭乙未之禍嗚呼其已矣誰爲爲之誰令聽之書本無取爲其志可悲故收而莊于篋仍序以識之余又有所感者此非有凡例次序也惟隨聞而記之故書之始始於朴氏子事曰朴氏子臨死請其父執筆口占詩曰生世十一歲未酬父母慈臨死區區願更爲父母兒先君覽之愀然曰何首此不祥語爲手自劃去編之于下矣乙未夢中之語宛然一口出焉而類爲符讖然其後一轉所謂不如不爲父子者又朴氏子之所不能覺道悲夫朴氏子徒知其身之死之爲悲而不知余悲之又非其悲之

比也悲夫朴氏子之悲視余爲不悲也夫乙未夢記
在過庭錄中戊戌季春之望豐壤趙龜命寶汝序

家乘序

家乘三冊祖考議政公立朝事實而先君子所爲纂
錄者也起癸亥止乙未而先君子不幸棄世不肖輩
踵而記之至于今日祖考又棄世而書之事終矣嗚
呼慟哉中多年月倒置者後所詳也惟其爲記事而
已卽平生所存未之及焉小子僭越竊以所測度者
最其槩而著之俾後孫開卷而遂無遺恨也惟公在
家篤孝友之行待物絕傷害之意其飭躬也處幽若

顯其從官也視辱如榮雖親昵不敢干以邪則似乎嚴雖疎遠得以盡其情又似乎和而平日所爲無一事不可向人道者妄意温公以來一人而已若夫論議規模竊謂先君子一言有約而盡者子弟嘗論公與忠貞公規模之同異先君子曰祖父一味寬厚大人始以激濁揚淸爲務晩年乃更寬厚亦其天姿然也規模則不同嗚呼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翕歘惟祖父之事而父之記之而可忍乎哉俯仰數年之間人事荐變小子悲苦不死尚泚筆而爲此嗚呼其忍矣戊戌後八月戊申不肖孫龜命泣血謹

書

貫月帖序 庚子

我東之稱小中華舊矣人徒知其與中華相類也而不知其相類之中又有不相類者存夫檀君之降有若攝提之初起於是乎始君臣上下矣而顧瞻神州乃勛華極隆之會漢世天下日就於雕琢遂開叔季門戶而赫居朱蒙方且未脫乎上古之氣化此盖山川之所局風氣之所褊自不能無開塞先後之異譬如鄉村外童索飯嬌癡之歲京華子弟已有嫁娶產育儼然長者步趨者也今學士大夫開口說我國世

道極澆漓人心極蕭颯不可容挽回之力而其實顧不至如今日中華之淪爲夷狄化爲鬼魅而其使之變而至道也不啻齊魯之難易矣早盛者先衰晩榮者後悴固物之理也盖先輩謂 本朝規模一似趙宋即法制之寛厚儀物之彬縟上之所以倣效者自不必言而輩出之理學動稟洛閩之成法踵接之文士輒歸歐蘇之遺軌便是數百年後再世趙宋耳獨怪夫書畫兩藝莫盛於汴都而乃 本朝不勝寂寥就其中沾沾自喜者書壓俎豆庚桑畫乃自帝尉佗矣比來學者稍能高視闊歩知二王爲書之祖而不

學唐則書亦不足以爲訓也一二先覺倡之後生靡
然信從殆將家臨池而人舐筆然後向所謂同於宋
者始備無憾夫書畫之傳神也一毛髮不似不害爲
非其人書畫之於宋正其頰上三毛豈特一毛髮而
已今而後果可謂其人也矣余兄養一公書史之暇
游心淸賞集近世名書畫五卷取能書者所書古詩語
合於畫境者以類附之而又各以年次爲第上下百
數十年之間凡得書幾人畫幾人嗚呼盛矣書畫本
細事不足述而是帖也獨能徵一代之才藝使後之
覽之者知小技之衆至於如此則當時文物之盛爲

如何而其所謂同於宋者至是而始備則 本朝盛
衰進退之幾自與中國相別而所以治之者較猶易
矣其爲關係顧不重歟且念古之集書者未必集畫
集畫者未必集書卽兩集之也而未必以類同附同
附之也而又未必網羅時之名勝盡萃其年次如此
帖之爲也亦可謂用意之精創法之密而書畫家能
事幾乎畢矣

山經節選序 辛丑

山海經詭誕不經蓋自古記之矣顧其文辭古簡有
足法者余僅錄三十九章爲山經節選或以隆古之

書而有零陵長沙諸號笑劓入者之拙嗟乎今欲其拙不可得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夫史文無闕劓入者巧而天下之風俗日以澆漓矣

送茂長宰李而準巨源序

天下之俗日駸駸趨於卑下而不能復振其故何在人各爲衆人之所能爲辨衆人之所能辨苟可以無譏而止矣夫苟可以無譏而止則一庸人足矣天下何苦而思聖賢君子哉古之人有舉天下譽之而不加勸舉天下非之而不加沮超然獨立而無所顧者彼又何苦而爲此橫拗不順之行哉其必有不得已

而然者矣而準雅能文吾請以文喩之昔韓文公承
八代綺靡騈儷之陋卓然以古文自任力犯衆人之
非笑從戛戛難就之塗其爲言曰若與世沉浮不自
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唐子西
亦云文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强所劣舍難而取易
文章罕工每坐此也夫文章小技耳乃不能率易苟
且而就而況大於文者乎雖然猶有所懼焉夫犯天
下之難者志也成天下之務者力量也合天下之理
者見識也志高矣而力量未大則能始而不能收志
高矣力量大矣而見識未明則其道有窮而其心亦

以自疑道窮而心自疑能始而不能收則反不如悠悠泛泛隨俗苟安者之猶免譏於天下是又不可不審度而自處者也龜命竊嘗有怪於今之守宰之道世所謂良吏者問其政則曰束吏嚴也不委政於鄉任也世所謂不治者問其目則曰束吏不嚴也委政於鄉任也此非妄語其實然也治一邑與治天下無異道大之則爲天下約之則爲一邑天下者一邑之推爾今夫鄉任者一邑之宰相也其吏胥則六官之類也爲天下之主而猜疑其宰相虐使其羣工則必天下議之以爲暴太史書之以爲戒矣在一邑則不

然視鄕任如盜賊懔然惟恐其一日之不防而受其
欺也待吏胥如仇讐鞭笞棲摺不假於微眚怒目虯
髥不懈於常接然後政得以清民得以安而一世許
之爲良吏夫鄕任吏胥之設所以佐守宰而爲治者
豈端使然而仁人御下惻怛正大之意固如是而已
哉近有一邑宰爲政甚善而束吏不嚴人或規之輒
曰彼亦人也吾待以君子長者之道而彼焉有不盡
力未幾吏橫民苦謗聲載路終以去其任而不悔余
未嘗不高其志大其力量而惜其見識之未明使其
道不能不窮也蓋嘗以爲於鄕任則莫如擇人於吏

胥則莫如厚廩夫朝廷之士當爲朝廷之用鄉邑之
士當爲鄉邑之用一縣必有一縣之望一郡必有一
郡之望惟其上之所擇耳擇而任之誠得其方如漢
代椽史之爲則彼士之有望者必不忍欺其長而自
棄於惡今以畎畝無識之人文質無所底之姿而納
之於錢穀文簿夌雜易弄之地宜其上下之迭相伺
而不相安也周官之法府史胥徒皆有祿以食其家
不足者得計口而受田所謂官田是也今各邑吏胥
所受之復戶計其終歲之入一口食之數月而不給
拘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責之以無祿無田不

免飢寒之任役其力而不酬其勞陰縱之漁利而陽禁其爲姦而欲其心之服得乎夫擇鄉任之法惟在於博訪精察而厚吏胥之廩不過節守宰一年之私用而足矣擇其人使之有所勉而自重厚其生使之有所賴而自惜先王所以驅天下而爲善者由是術也然則鄉任不必疑吏胥不必束坐嘯書諾而政亦得以清民亦得以安又奚必翦翦自用不惻怛不正大而後爲快也哉世之聞是說者必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而不急易敗而難成而乃余之所期於而準者不在乎爲衆人之所能爲辨衆人之所能辨苟

可以無譏而止故其宰茂長也以是說爲贈而準擢魁第亨衢大闢其進而訏謨於廊廟早曉事耳果能犯天下之難成天下之務而合天下之理歟將於是乎爲之兆

一草亭詩板序 壬寅

先祖考風流遠規於東山居第巧符於午橋雖總廊廟鞅掌之務不廢花竹經濟之興一草小亭蕭然爲朱門中丘壑矣於是奉如嚴父則叔祖亨伯康之壽自爲知已則家君有惟深之賢每遇良辰輒成小集吟咏風月品題花石壎篪諧聲於上鹽絮競奇於下

信可樂也俯仰十年人事嬗變梁山之風雨屢經平泉之物色無改憑是亭也能不傷然以感乎嗟夫桑梓必敬人子之心肯堂肯構後嗣之任花田藥圃毋荒家業林鳥池魚與敦世好而已伯氏旣刻遺什命附小識如右

贈泰仁宰朴質甫秀光序 癸卯

昔者人問劉玄平以霍王元軌之長玄平對以無長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此天下之至論也人之禀氣有二岐曰剛曰柔其見於施爲者剛爲果爲嚴柔爲慈爲惠夫惟果嚴於不當果嚴者而後

人乃名之以果嚴慈惠於不當慈惠者而後人乃名之以慈惠要皆性之偏而不受矯揉者也君子寧過於仁而毋過於義則慈惠固賢乎果嚴而其終也亦不勝其弊焉聖人之於天下非不欲有喜而無怒有賞而無刑而勢有所不得已者當劓而不劓天下之罪或至於刖矣當刖而不刖天下之罪或至於大辟矣至於大辟而不誅則吾將無以爲其上而誅之則吾之慈惠有以病之一劓之不忍而病天下納之於大辟而謂之慈惠可乎不可也是故刑人者將以不刑殺人者將以不殺而果嚴者將以濟慈惠子產之

戒大叔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然而聞其死也斷之曰古之遺愛蓋子產之猛所以不敗其寬永久於愛人之道而乃爲眞慈惠也泰仁宰朴公平日仁厚寬恕儕友歸其有長者之風焉其於爲政也不爲武健苛酷之治以求近功固公之所長也然而天下之事變無常民物之情僞難御則仁厚寬恕或將有時而窮夫不以雨露而廢雷電天道猶然況於人乎故因其求贈行

之文而竊附獻規之愚公之所況余先祖之桐鄉郎
余言不爲公棄而有補於萬一先祖實與有望焉

春暉堂序

曩時有鄉生某氏者自述其孝行徧謁搢紳先生詩
若文以稱譽之其軸纍纍盈袖中行輒自隨時晦兄
亦賦古人語載名其間又爲之屬於余余則私復時
晦曰孝而市其名是其孝非誠矣余不能譽斯人也
遂謝之後某氏藉諸公聲頗爲閭里害士至捉而杖
之取詩文軸盡毀棄於是人或服余爲有見然今而
思之余殊不自得於此事也洪範不云乎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彼旣以孝自名則彼固知
孝之爲當然之行也而良心發見之端也我則因而
與之鼓舞以曾參閔子之事而誘納以眞實無僞之
道又焉知彼之不從而化以充擴其良心乎由是論
之余之拒彼未免爲隘而不仁也泰仁金生南一余
家三世舊人其居家敬養之節余固稔得之矣前年
新作堂命以春暉請余以八分題其扁今之來又持
比鄕人士賦春暉詩文若干篇示余仍求一言春暉
者東野詩中之語以父母之恩比之三春之暉人子
之孝比之寸草之心者也今夫春之行於時也滋之

以雨露煦之以光景氤氳之氣充滿於天地以生萬
物於是焉萌者芽者花者葉者紛然雜然莫不遂其
性以至夏而長秋而實冬而堅皆春之使也雖然彼
萌芽者自萌芽花葉者自花葉長者自長實者自實
堅者自堅而已何嘗一毫有報於春乎不論寸草之
微卽千尋之木凌霄拂雲之材其爲無所報則均爾
維古孝子之事父母也其心歉焉常若不足於孝而
無以報其顧復之恩如草木之于春也豈不慽慽可
悲乎哉而生也得此意以扁其堂詩曰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生之孝思可謂永矣假使鄕之某氏者復蹱

余門余猶欲改圖而奮筆張之况生乎雖然生之父母俱無恙享靈之壽尚不滿於一春左右就養以盡子職者惟在生竭力之如何而其日月無窮期也若余事先考二十年一味嬌癡徒貽惟疾之憂莫酬罔極之德風樹不停永爲天下之窮民人子罪逆誰有如余者而寸草之感不在生而在余也悲夫癸卯仲夏東谿居士序

拙齋遺訓序甲辰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夫非有意不朽其效自至於不朽也有生民以來天下之志於爲已者

皆由此三塗焉雖然功與言非外乎德德既立矣則措之功而功立發之言而言立不可以三塗言而措之功者必其得位而後能有命焉非在我也君子惟勉其在我者而已然而其所以言者亦不獲已也吾德既足昭然可以爲天下之準的而不發之言則天下將無所適從嗚呼鄒魯之後天下何其囂囂而多言也不勝其好名騖外之私心而支離駢贅之辭横放而不知耻如王通之汲汲借經不惟氣象短促適爲夭死之徵正使不死其學亦不能有進何則著書出於自足自足出於見小故也悲夫昔之言求以曉

人後之言求以自見惟今時則又有異焉程朱夫子箋註之學大明于世而天下之義理無復餘憾諸賢繼出益加櫛梳則雖三尺童子苟志學皆可按而行何待於吾之辯乎故今之儒者果立德矣雖無言可也惟我拙修先生篤志力行終始不怠蓋所謂俛焉孜孜不知年壽之不足者而其於著書立言旣未暇又未敢也是宜揭而表之於衰末之俗以爲吾儒務實之法而歷其六十年老于誠敬義理之浹於中者如江河之浸而膏澤之潤臨絕之際發爲訓子弟訣賓友之辭十百更端而不知倦其言不過卽其日用

之間言以至近之事而事親之孝事君之忠內而身心之養外而事物之應精而死生性命之理粗而飮食居處之節無不包羅備具而先生之一生誠身之學卽此而盡見矣死生大變也於是而無戚戚之色以斬言而斬哭者已賢矣若先生之六脉已散一縷未絶而精神愈厲義理愈明出言成章闡平生所學豈非絶異者哉盖先生幼而言志以日三省爲三字符及遊尼門世比之曾子之會而末終所丁寧者又庶幾於啓手易簀之訓雖以先生爲今世曾子可也而其不有意於立言而言自立一洗漢唐諸子之陋

而自可以不朽則又宜以此書傳布海內以爲吾儒著書者法爾余於此復有所感焉先生之事尼門其誠可質神明丙申辨誣之日横罹縲絏之厄先生以得罪 君父而有負先師爲終身感顧言之及此者凡八九則至令子姪出門號哭以洩吾痛焉其後六年陂運復平尼門兩世之誣得以昭雪而先生則泯焉不良及矣嗚呼悲哉先生從子錫夏以余之雅慕服於先生千里相從求文以弁卷噫余何能有所發揮抑以識吾見而已歲甲辰孟春宗弟邇命敬書于咸陽郡書室

可以備一物之數者寥寥乎無矣況其餘乎余嘗謂今世之文章惟所謂韓歐者誤之也韓歐蓋欲祖述六經而其言不足以發揮奧妙其體渾而平渾者流而爲凡平者流而爲淺凡以淺而爲今世之文章其不肯凡以淺者又歸於王元美李于鱗之秦漢剿竊贋假蓋無足道也故曰與其爲韓爲歐毋寧爲蘇氏蘇氏者其言雖違正理乃已言而非古人之言乃胸中獨得之見識而非道聽塗說之比也夫韓歐以法勝蘇氏以意勝法有定而意無窮有定故局而同無窮故活而新也羅生汝剛有志於古文余與其兄汝

仁游從而知生素矣今年有智異之行過余于咸陽郡齋出其文數篇以示余讀之汗出不料其少年成就工妙之如是也其以意爲主慕服於蘇氏又與余不言而合談論彌日不知疲倦雖然今而悟之蘇氏之以意爲主是也而理非正理也則意亦有時而窮而爲君子之所不取余將勉生相與講究乎正理以進於聖賢作述之文章生其歸質之汝仁汝仁乃先余而悟者也

贈宗姪汝範(夏錫)序

余性喜談文字自寓天嶺伹屈首尋行數墨非無日

與處者而其所言余不欲聽余有言彼又不肯聽嘿嘿視而已會汝範千里命駕以從相與揚扢上下文字事暇則聯袂逍遙於學士樓小孤臺之間歌詠相屬凡留連數十日而去其喜可知也莊生云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況於汝範乎汝範昔與余治科業於乾川苐諧謔懽樂無厭也其後十餘年落落不相合合又遽離而兩家滄桑人事百變蘭齋先生亦已爲秋栢之實狀行之文遂屬於余豈不悲哉而汝範郁然之鬚强半白特賴鑷耳余髮又蒼蒼老少之換直斯須事置之勿

復道也獨念汝範平日爲先生屬望者如何以余之不肖亦嘗蒙不屑之教而今老大如此無尺寸之進深恐因仍蹉跌復失年歲如旣往以忝負先生此余與汝範之所宜夙夜自勅者也汝範臨去求余贈言顧未應也病臥無聊忽已新涼緬懷伊人耿不能忘書此寄之

華谷集序 乙巳

華谷居士詩人也乃請余序其稿余素不能詩於窺居士之稿也苾然眩惑殆如鶢鶋之饗鐘鼓又奚能按其音節辨其淸濁以發揮其指歸哉抑嘗聞詩文

二矣而理則一吾姑以吾之論文而移之論詩可乎
自唐以來文章之傑然者莫尚於韓蘇而韓蘇之體
故自不同弇州曰太史如老將用兵操縱伸縮自合
奇正莊子如飛僊下世戲笑咳唾皆變風雲余嘗謂
韓蘇二家之辨亦猶是矣其於詩也子美似韓太白
似蘇此非余言天下詩人之評也夫以韓蘇門戶分
開於千古而合而一之之難也則知詩之於李杜亦
然今居士之詩一集之內有頓挫雄厲者有淸逸豪
放者各極其趨並行而不相悖夫頓挫雄厲者杜也
淸逸豪放者李也豈非所謂稟才之得其全而用功

之臻其難乎抑今人之不能爲古非才也氣也氣詘以淺矣學杜而病于澀學李而病于浮此近世諸家之所不免居士老白首矣窮餓海濆寂寥與魚鼈爲伍而氣蜂勃愈壯歌咏裂金石目煌煌如曙星故其發乎詩者不澀不浮連章累篇而常有餘力乃其所以尤難也居士曰世不我知當藏此以竢後世之子雲余曰子雲之有竢於後猶以太玄之傳也向使太玄眞覆醬瓿卽朝暮一子雲無如玄何今之文章惟有力者得傳子何力而使之傳以期千百載之遠耶居士瞿然曰然則柰何余復解之曰患不玄耳果玄

也知亦玄不知亦玄傳而金口木舌不爲玄益不傳而覆醬瓿不爲玄損且子已子雲矣尚奚娭子雲哉居士大笑遂錄之以爲序

宗姪汝範詩稿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其文多名目而其體大抵尚騈偶淺狹主司以是求之士以是應之雖有卓犖之才不敢舍繩墨以進而文運之否極矣故爲今之人而知科舉學之外有文字分其力而攻焉無論工拙斯可稱豪傑士矣汝範白首老舉子百戰百敗氣沮垂若霜後葉而猶能以暇治詩律彙貯數百篇一日過余

太息曰吾志非欲局于科者而四十年爲其所困今
老矣無幸後世子孫其以余爲志於是而已矣故將
手寫詩稿以遺子孫非曰能之見吾志也余聞而哀
焉世之科舉之士幸而得則持粱齧肥煌煌金朱而
車上儼矣不幸而不得則如無繫之匏放乎水中茫
不知其所着所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者也若汝範其詩雖不必工抑足
以有所歸乎汝範有良內助家業稍免凍餓有類已
子年長可赴舉吾勉汝範家事付妻科事付子蕭然
閉門讀書益賦詩自娛以終老則可償四十年場屋

之困而不全負其志也汝範以爲如何

贈鄭生錫儒序 丙午

古者文章無摹擬文章衰而摹擬作摹擬作而文章益下矣夫文章之所折衷者非孔子乎孔子之作易傳也其體與彖象不混作春秋也其體與典謨不同文章之所推尊者非先秦兩漢乎子思孟子荀卿莊周左丘明司馬遷賈誼劉向班固最其傑然者而其文亦未嘗摹擬於古也惟王莽作誥而倣書莽之臣楊雄作太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後世未之許也魏晉以後無文章韓昌黎始以古文倡於唐然而

其文不爲摹擬務自己出平淮碑似書毛穎傳張中丞敘似司馬遷董晋狀似左氏其餘有似莊周似戰國策似劉向至於似柳宗元樊宗師孟郊此皆游戲偶然然就其篇中求一句一字之假竊蹈襲不可得也其後歐陽公似司馬遷蘇東坡似莊周曾南豐似劉向要其氣味之相近不期學而學非强爲摹擬也至皇明有天下世代益降文章益卑則學士大夫思有以振之而不得其術也於是攬掇乎左傳國語之句塗改乎馬史班書之字揭以爲的於天下曰此古文也濬源於崆峒揚波於弇州滄溟鼓天下之文章

而相與爲探囊胠篋之習嗚呼彼謂粉飾薌澤之可以爲西施抵掌談笑之可以爲孫叔敖袒衣冠之可以爲周公也古之文章蓋自矜以奴僕命騶衙官屈宋矣明之文章甘心低首爲古人之奴僕衙官自尊也而愈以自早自大也而愈以自小古之文章以己之言發己之理文其辭於千載之上而顯其心於千載之下明之文章以偷竊之文飾借傭之說懸跂辟戾不能以形其胸中之所蘊其人存而其心之死且朽久矣烏在所謂不晦者心不朽者文哉嶺南人材之府庫也而鄭君仲珍以文章名余嘗讀其藁如覽

書經左國之文棘乎其難句也余奇其志之高而懼其溺於明之獘也以是說贈焉

送徐質甫命彬赴燕序 己酉

天下事不可期如是哉如質甫蕭然閉門無進取意雖閒官散職輒忌逡巡以避以養其恬靜而遁去歲從事北節度幕府韠袴櫜鞬冒風雪馳白頭山下以屬沙漠今又銜 王命出疆涉遼野排山海關踐履三千里稽首皇帝庭下詩人賢勞之歎居然有之豈不異哉士生斯世出與處而已方其處也木石與居鳥獸與羣天下之事治亂百變於前而吾心漠然

不與焉可也人固有任其責者矣若夫不得已而出則吾斯任其責矣擇其所可堪而處之竭思慮殫材力以死一日之職而已於是而懷推諉苟且之心隨波雷同之計徒竊君之美官厚祿以爲身榮則豈復人臣之道哉命之曰冠裳之蠹如有謂上之人强而任我而非我之罪也曷不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如蘇明允之說乎質甫之賢講此義已熟今其爲使使之責亦有在焉則又不宜鹵莽而已也古者重行人之官智慮足以應倉卒之變辭令足以歸好惡之意而後膺是選焉春秋之世鄭以蕞爾國玉帛交於

南北之境而有子產之敏大叔之文爲之行人雍容
周旋揖遜進退其騁諸口而得敵人之心也猶哺飴
而調嬰兒不惟紓其一時之難至使之咨嗟太息稱
國有人焉而優其禮今也以兩國之交而付之於象
胥無識之人彼之有恐於我我之有丐於彼一惟象
胥之爲聽使介則拱手旁視曰事不諧罪歸于汝而
已於是有屈意之辱納賄之耻不顧其理而詭其成
千乘之國而行闒昧僥倖之塗此不可使聞于天下
且以兩喜兩怒之際而使無識象胥爲政危矣嗚呼
今雖不可如春秋之時周旋揖讓上下其辭凡遇事

變亦宜親自規畫惟始圖終使譯舌之居間者毋敢損益平言語而要以理折誠感不爲彌縫姑息則庶得之爾嗚呼眞天子在上禮樂文物洋洋濟濟而外國之奉琛者以文學才辯與中州士大夫相誇多今安所覩斯盛也於質甫之行重爲慨然

送宋參判泂明成赴燕序

自夫世級降天下嚚然相鬪以機相勝以矜智巧權數謂可以御天下之變虛憍夸詡謂可以執天下之名不知夫以機御變而天下之鬪我以機者益密以矜執名而天下之勝我以矜者益力以一身而敵天

下之衆嗚呼其危矣而况機心之發憯於銛鋒神理之所忌矜心之作勢如炎火天道之所損汲黯之嚴憚而全身於漢無機心也崔浩之際遇而不免於魏有矜心也是以古之君子息吾機而天下之機息去吾矜而天下之矜去冲然如赤子而天下皆信其無私退然如懦夫而天下爭補其不及於是乎享變不生神明降福嗚呼安得率天下而爲赤子懦夫之道也今侍郞壺山宋公其庶幾乎古之君子歟公世冠冕兄弟朱輪而不自多其貴屢佐銓衡與賛廟籌而不自臨其勢詞章文采足以華國而不自名其能處

於世故久變傾奪相尋之際而人莫得以機關窺公心蓋澹乎無營頹乎無競世炎炎而獨守其素人刼刼而獨保其裕晷刻造次之傳言而亦有以見意思之閒靜氣象之舒泰而若忘其鍾鼎朱紫之爲何物也退而未嘗不歎息以爲若公之心可以息世之機去世之矜而返衰俗於淳厖世顧莫之知知而亦莫之貴也公以謝恩副使赴燕已束裝屬序於不佞傳不云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忠信者機之絕也篤敬者矜之反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愷悌者不機不矜之謂也夫以公所秉者行之卽于

戈戰陣之中傾危不測之地猶保其萬全之安況今時平無事而兩國脩行人之好而已哉此不足以煩親朋之憂獨念公不機而天下機公不矜而天下矜公之道固是也而以之涉乎世其亦畸而寡合矣公有別業在漢之陰鄉者遜荒之日蓋嘗以雲煙魚鳥爲樂而與世相忘矣今雖不得已而起爲朝廷需用每聞公朝退燕語意常在於漁艇釣簑之間倘公異日竣事而還請暇而尋漢陰別業則不佞當以匹驢候公以卒講抱甕丈人備純白忘神氣之道焉

茱萸軒詩畵帖序　爲尹愘作

嘗對李載大論我國官號之不遵華制載大曰我國事多摸儗可笑獨此自立門戶爲强竟爾載大此見故自豪顧眞酷嗜書畫文辭凡有評品必取裁於華豈以才藝之工本無二致而中國文明之區自爲準的之所在歟近世文辭書法即自命得華髓者精覈細勘類皆王景興蜡飲耳若夫畫則數三作家其得意處殆不可辨如君悅此帖是已豈其間猶有難易之分耶抑余於畫眼目有未到揚搉有未允而然耶詩筆之附其下者亦瀟灑少東人黏滯之陋粧纘模式尤刻畫唐製皆君悅爲也但念人之有是藝也猶

翠之有羽所以爲寶於世而今廼自作自藏自翫而已則不幾於臨水愛影而反致眩歟故以爲不如畀之好事如乾川子者以公文房淸玩者悅其肯之否乎

續蘭亭會序 癸丑

人生貴在適意耳事事欲模倣古人者固失之贗而必欲自刱新格於古人之外者亦見其勞矣惟倣古而適意斯倣之矣刱新而適意斯刱之矣維暮之春日暖風和雜花齊發谷鳥和鳴選溪山之勝極遊衍之趣此古人之所樂而亦余之所樂也 上之九年

癸丑約同志若干人會于東郊舍人洞曲水之亭名之曰續蘭亭會盖所以援前修之盛蹟寓一時之閑興況有先大父東岡公丫溪故事其子孫若後輩之想慕者遂欲追軌而勿替固其宜也地不必會稽而茂林清流亦具映帶之致人不必王謝而一觴一詠竊自謂無甚讓焉陶然取醉欣然忘返不知我之做古人歟古人之同於我歟今之視昔爲何如而後之視今又何如歟要之古人適古人之樂今人適今人之樂同者自同異者自異此右軍所謂世殊事異而其致一也或曰我東亦有會稽山陰惜此會之未設

于彼也余謂苟如是言必就換鵝亭上列四十二人塑像而後可何與我輩乎相與大笑而起豐壤趙錫汝序

送錦城宰具性五宅奎序

天下之事惟不爲是患爲之斯有望矣天下之事惟爲之而不用誠是患爲之而用誠斯不中不遠矣明足以燭天下之理力足以勝天下之任雖非卒然可責於人而亦由誠以爲之而進而已吾兄時晦新按湖南節而綾城具性五爲錦城宰以踵出湖南國之根本錦稱湖之劇邑時晦固　上之所倚以殿南服

惟五又時晦之所誠庸於嶺表而材之薦於　上以
自從者也二君蓋所謂爲之而用其誠者也而其相
得之素相須之急而爲上下官於一邦上下官之患
則有之矣上有所阻而不肯信于下下有所抑而不
得伸于上今二君之相與也上豈有阻于下下豈有
抑于上其闔境之內政令事爲將無所爲而不可夫
爲之而誠矣而重之以無阻無抑無所爲而不可之
便則於爲錦也不亦有望也乎不亦不遠於中也乎
吾是以爲錦人賀雖然天下之事非欲有望而已矣
不遠於中而已矣明無所不燭力無所不勝而後方

爲盡天下之分吾又以爲性五勉其徑而與時晦接
也試亦以是爲時晦勉

左氏精英序

學古人文章譬如寫人之眞姸處姸之媸處媸之其
眉目鼻口面顙顴頰一隨其人而後得其人之全若
必擇其姸處而寫之或一眉而已矣或一目而已矣
今之學者病在於抄選抄選之學盛而古人之大全
爲天下裂蓋愈巧而愈失於學矣余嘗謂郎其不得
已而有抄選與其巧寧拙與其有法寧無法何也拙
而無法則不傳巧而有法則傳傳則全書廢焉戊申

冬余讀左傳隨喜加其遍數凡若干章從子福就之抄成上下編目曰左氏精英此所謂拙而無法者也但宜自秘巾衍以資記省而已雖然一眉一目烏可以責成人哉惟不諱其跛而後知爲郤克不沒其黥而後知爲子罕無以有此而遂束閣於全書也已

送二兄出守安邊序 乙卯

馬新息還自交趾稱其弟少游語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御款段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足矣此正其岸室曳足時一念叅透者耳向使新息策名於升平之朝入則揖讓人主之前雍容廊

廟之上身享逸樂而利澤及于物出則專一境之寄
使令便而供給備登臨足以騁目歌管足以娛懷則
當顧笑少游爲爾寂寂豈肯念其平生語也余兄墨
沼公以小宗伯出涖安邊安大府也地介關嶺簿牒
稀少山水妓樂之勝以甲乙數公方將息肩于此優
游養閑自以爲得計正使少游有語宜如飄風之不
留於耳也然嘗見公公退宴語曰吾今而後知富貴
之不如貧賤也位高者鞅掌機務無休沐之暇卑者
州符郡紱間之以山川向時南阡北陌杖屨來往之
樂尚可得邪惟吾一門環橋而居十餘家髣髴烏衣

韋曲每歲花樹之會爲士大夫所艷稱記十數年前羣從兄弟尚無恙罷官屛居相徵逐無間時値臘家設梅花會無梅者至於以盆轉借及近除夕又設除夕飲余詩曰城塵十丈浮軟紅爭名射利汨西東獨怪吾宗諸夫子作閒淡事熱鬧中閒淡積來味啖蔗熱鬧經盡迹飛鴻梅花會後除夕飲次苐取樂眞無窮是也其後死生契闊世故推移無復如向時之園圖此公之所以不待記少游之語而太息而反羨者陳仲醇云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凉清眞寂寞之鄉愈入轉增意味鶴浦汎舟之夜酒酣歌發風物

蕭然試復一諷仲醇此語自覩其意思如何也

兵學大成序

探原窮委之謂學專心致志之謂工超然自得之謂眞用之不竭之謂成甚矣東國人之陋也芒芒乎無所事而生漂漂乎無所底而死特其有耳目鼻口與人坐與人起而命之爲人豈不大哀乎余聞海西有爲潮學者朝而往暮而歸盖六十年於海岸矣然後始著書二編明已見世咸怪之以爲獘精神於無用之地而余獨歎息謂非東國人也今覽柳君重臨所撰兵學大成其猶有意於學者乎裒輯之勤而首尾

具焉柵刷之精而校葉刊焉間復自附註疏發明疑晦用工亦專且深矣由是以進其至於自得而爲不竭之用也審矣亦可以矯東國人之陋乎柳之先大人知樞君以醫名神於治疸所活千萬人或謂柳之攻於戰陣殺伐之術爲悖先旨夫止戈爲武上戰無與戰使是書大行于世而人習孫吳則北虜之猾南夷之詐庶幾畏威歸服而我　國家常安於泰山盤石斯爲活人大矣夫自弓而之箕自冶而之裘其理蓋如是哉

贈俞君弼往覲金化序 丙辰

峽民樸世之號爲賢守長者常欲以詩書文物開之動稱文翁儒化余嘗睹其效矣其漸染於義理者不能毫髮而機詐訟辨之習日長俗日以澆而簿牒日以繁則有之矣及讀班氏志言文翁教民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此其獘自其所祖述者而已然豈所謂王道不可小用小用則亡歟君弼之尊府校理公以　讁出金化君弼將往覲過余求一言余謂贈君弼言不如贈其尊府之爲有關於民社故舉是說也博其晨昏之助焉金剛距縣咫尺耳省厨傳略騶從老者與少者節每月一陟毗盧峰而

歟民樂世之治鴻貫中具攷音常微以詩書文物開之
動稱文翁循化余嘗揭其效矣其漸染於義理者不
能高讓而幾詳說辨之習日長俗日以漓而讓廉日
以樂則有之矣及讀班氏志言文翁教民未能篤信
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此其蔽自其所通矣
者而已然豈所謂王道不可小用小用則小效者歟
之鄭許校理公以　讀出金作吾蜀諸生觀過余東
一言余請贈君說言不如贈其言府之有關於民
近故學是說也博其見聞者之助書金剛經以足耳
省厨傳路鄙於先者與少者施無月一朔地盧學而

絕之姿風霜雪露閱其天年者千載其遺墨久不幸
公於言正論以一統共萬世綱常而身實於北書荒
年謫而世運之平陂不定李之論王者度以盡天倫
如講旅　君臣上下手足所服如政藝林流言凡六
其詩周實當壬辰兵火之會詩韓擬以饒海疆國勢
白沙李文忠公以出將入相事　諸陵位至三事而
寶劍中論所事李公文集序
偽也
黨禍而長上遊而深藏安而兼而已偷母酒而公
歸其餘則無所事只有詩酒生春挂手目而聽而竟

歸其餘則無所事民有持牒至者揮手曰而睦而親黨順而長上勤而稼穡毋喪而樸而已他毋溷而公爲也

賀判中樞府事李公致仕序

白沙李文忠公以忠藎大節事　穆陵位至三事而其枋用實當壬辰兵戈之會執羈絏以從邊疆國勢如綴旒　君臣上下手足胼胝如救焚拯溺者凡六年歸而世運之平陂不定卒之嗣主昏虐以蔑天倫公抗言正論以一紙扶萬世綱常而身竄於北塞荒絕之地風霜霧露閱其天年君子悲其遭遇之不幸

後百有餘年公之四世孫判樞公又以忠蓋事 明陵 懿陵以至于 當宁位又至三事屬邦內寧謐重熙累洽雍容指顧而相道得臣主同榮家國均福公以年至求謝事者久矣顧 上春秋盛而儲位久虛公謂此非耆舊大臣忘社稷憂時也黽勉不敢力請迺十一年正月我 東宮邸下降越明年三月冊禮成公曰斯可以退而無憂矣章一上而允卽以本官致仕奉朝賀於是公之年方七十七矣夫賢不肖性也幸不幸命也公之賢旣無愧於爲文忠公之孫也而其幸於文忠公之所不幸者蓋有四焉致位於

升平之朝也壽考而康寧也以禮而退而身與名俱全也　聖子神孫有以卜天命之無疆而讓後人於丕時也是若文忠公忠而勤勞而未享于其躬者而篤生肖孫以享之以追償公也者豈不異哉昔蘇軾論王晉公事以爲責報於天如持左契夫其先宜爲相而不果而子孫爲之天下蓋多此類而事非甚巧也若文忠公宜相而相矣其所未享亦無幾何而報之於百年之後曆世之遠若是其備也天道其可畏也哉前一年公族弟領樞公亦致仕年未及文忠公北遷之歲者二君子以是益知天意之念文忠公之

終始勤勞而以閒逸報其子孫甚明且優也公先執也其胤副學君又辱與寵命繼好謂寵命宜有一語以助公舉觴敬以是復焉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考成也言其祖之事而子孫成之也如公而後方可謂作文忠公考矣夫使前世名臣碩輔有德而未盡享者其子孫皆代之享也則國家之福亦將以世而益隆矣豈但志公一家之慶而已哉

叔父后溪先生七十四歲壽序

丙辰十二月朔朝我叔父后溪先生七十四歲懸弧之辰也胤子承旨公方出知長湍府自府備洗腆之

壽乃以初四日癸亥就新村別業追進壽觴而從姪
龜命屬有疾病不獲與焉禮旣卒親賓會者各賦詩
章以申頌禱先生日序則宜命龜命承旨公歸而致
先生意以託焉龜命再拜而復曰自古文章之士稟
天地之所命而懷至寶於一身所患者獨不得其壽
爾蓋材成於老練而業富於持久千尋之木非一日
之長而萬金之藏非朝夕之致壽固居五福之首而
有文者尤不可以無年也旣壽矣又有患焉人生斯
世所不免者窮達二塗達者縻於職役疲於籌畫橐
目胼足以憂天下之事求得暫時之暇享閒逸之趣

而有不能也其窮者則饑寒之切身而斃縕疏食之
是急戚戚焉若不可以終日又奚能娛心自適於筆
墨之間哉夫文章者非直耀乎人而所以樂乎已也
其樂而有或奪之則其享之也不全此歐陽公思穎
之詩愈又愈苦而讀淵明子美諸什當不能忘情于
貧富若不知至寶之在躬焉者豈不爲可恨哉是故
文章之士旣不可以窮又不可以達而窮而有養身
之具達而兼閒適之樂此又事理之所不能有而人
謀之所不能及也造物者乃獨委曲經營以厚我先
生焉先生之達不達于躬而達于子不達于躬也故

超然無當世之責而晩歲卜築郊坰剔巖石疏瀑流以供翫賞優游放曠以發吟哦其閒適至矣而達于子也故承旨公歷敭華顯推榮封誥今復爲便養出守圻輔庖人之繼甘旨者若於家廚乎取之養身之具蓋無所不備矣世故有不窮不達一線便宜之塗前後文章之士所未嘗幸焉者而先生得以置其身也彼世之以不第而謂先生窮以推榮而謂先生達者孰知其窮而非窮達而非達而又孰知先生之壽所以成其材而富其業不止爲尋常五福之首也先生之文章尤長於詩其摸情寫事似白香山化腐爲

新似蘇長公而鏡畫鼓鑄之妙蓋亦有自得者惟其探之深而擇之精故發之者囍而鮮至其眞積力久擬議變化之熟則沛然若行其無事而年及大耋聰明不衰篇章之盛始水涌而山出出自今以往其爲願爲期而先生之身日以閒先生之養日以豐而先生之危言亦日出而不窮矣請以是爲先生壽

東谿集卷之一

東谿集卷之二目錄

記

書室前小庭種花木記甲午
安岳啓文谷倡學齋記辛丑
遊西溪記甲辰
許五萬死孝記
百日紅樹幹題名記
保愚堂記
笠挂村泉石竹林記
遊龍游潭記

遊智異山記
西溪書齋重修記 乙巳
野老堂記
遊尋眞洞記 丙午
舟窩記 丁未
觀愛亭記 己酉
達觀亭記 庚戌
十足堂記 并詩 辛亥
清州鄉校重修記
遊鳳林記

上黨山城南門樓重修記
靜古軒記壬子
劉村隱希慶旌孝記癸丑
松石亭記
舞雩圖小記甲寅
月川齋記
洗藏菴記乙卯
靜學齋記
追記東峽遊賞己酉
潄玉亭

風水穴
寒碧樓
桃花洞
龜潭
丹丘
月嶽
義林池
金肩泉

東溪集卷之二目錄

東谿集卷之二

記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書室前小庭種花木記 甲午

自大門逶迤而右由小夾門而入有向東而牖牖外架欄者乾川子書室也欄前小庭方不逾丈而新種紅色牡丹五本宅後舊有盆松高尺餘者而老不知年纔已移置東墻下旁列二怪石一蓋山骨一乃用滑石斲成而族父生員君所爲記者依北墻曾植石榴一樹冬埋春復晩春紫葉當花伸夏花事爛漫所少者實不成耳又有叢竹間松榴而結根春夏之交

新篁拔地大如指圃小猶筆鋒已復籜解葉舒碧玉參差風過露滴琮琤有韻花竹松石之列略如曲尺形而除其西南一席池爲小畦種葱蒜環其外兩面各虛廣三四武容人散步乾川子晝則讀書于室中暮則起而逍遥乎欄之上下庭雖小恰受一兩更明月每月色滿庭雜樹交影朗咏積水空明藻荇交橫之喩未嘗不欣然骨騰旋恨生晩使子瞻小生先占此妙語也乾川子無所嗜於花木乃從游者童稚輩强而設此也然而乾川子亦不之禁而旣成之後反以爲樂盖其心自有所樂無花木亦樂有花木亦樂

也或曰子之園圃不已亦乎乾川子曰不然吾嘗登
乎高山之上四望而天水相接乎則心悶焉隘塞有
慽於乾坤之太窄矣夫天下之物未大於乾坤而乾
坤猶且爲窄則吾將安往而求其大也乎雖然於斯
庭也吾不見其小而以爲足不惟爲足而以爲大何
也盖嘗大吾之心以觀物天地等乎塵沙小吾之心
以觀物容膝之外便爲餘地物豈有大小哉吾之心
爲之大小焉爾且人之患在舍已之小而求人之大
故貧而或求乎富也賤而或求乎貴也卑而或求乎
尊也今吾以吾之弊廬當齊雲落星之高華以吾小

庭之幾花小草拳大之石當金谷園圃之美乎泉花石之富以吾之拙句蕪篇當李杜韓柳之吟咏記述彷徨乎其側嘯歌乎其中豈不大可樂哉而亦何羨慕之有傳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乾川子以之

安岳啓文谷倡學齋記 辛丑

我國人材之產惟湖嶺爲盛搢紳士用文學需世者磊落相望也關西北之壤接靺鞨夸焉自衛者毋論已獨怪夫海西一路去京師遠者五六百里被文教宜溥且深而乃其俗椎樸甚民壯而不入于南畝則

挽五石兮其業儒學者鮮有能自振爲名聲賀賀焉與還齊等豈風氣之使然哉載寧林生世楨有志士也贏糧走京師從余學者盖久其爲余言未嘗不歎息於此而恨後生感發興起之終無因也今之來乃曰楨得地於龍祭山之下折揚海之濱寔介于安岳載寧二邑之界而頗有形勝焉吾將據巖之高樹數間齋室爲近鄉士子藏修所自吾發其議而同志之樂與助成者亦既多矣事且詣功且始願其地與室未有名願子之名而記之豈惟楨受其賜實二邑士鼓舞攸賴余請名其谷曰啓文齋曰倡學且爲之說

曰文運與帝王之運相類焉昔者宋元以前有天地
凡幾年矣邦國之相嬗凡幾姓矣而中原天子之位
常屬於江北之人江南萬里盡但有魚龍君長而已
當是時也天下之論孰不曰風氣之使然而及夫
大明高皇帝提尺劍奮金陵北向席捲享有數百年
天下其巍功煥業尤有光於漢唐諸祖則庸詎知龍
祭小阜之不為斯文之鍾山而異日草昧之雄翔鴻
基於儒林不如 高皇帝之為乎故名之以啓文見
其文運之啓之有期也雖然自古英雄之興必其有
先藉而後應故 高皇帝之起兵也必待方國珍劉

福通輩爲之倡漢祖亦嘗曰待之聖人嘗起東南閭
不一歲勝廣大呼而後始起從之向使其時叢祠之
狐不鳴蓮會之香不燒則雖以二祖之大略吾恐其
黃馘槁項老死於布褐而已也故天下之功莫大於
倡彼世之以事不成譏之者賤丈夫之見耳今林生
之才雖未必自其躬而大成就也若進而勿怠引而
勿替則佛氏所謂大心衆生吠人獅子之和而應之
者不出於其徒則必出於其後生不在於同鄉則必
在於同路是林生之於斯文有勝廣芳劉之功矣故
名之以倡學見其首事之功之有歸也嗚呼勉之哉

余於是復有感焉天下之形北東西皆有土以居外夷北則北虜西則西域東爲我國而西北二方其勢常勝於中原如北虜之四擅神器固不必言而西域亦以桑門餘教驚動於震朝削天下之髮緇海內之衣而不敢辭也其權力之盛爲如何哉惟我國則不然伈伈泯泯甘心屈伏乎人譬若僕奴之受制於其主而嬰兒之慕傚於長者余不知其何故亦豈所謂風氣之使然歟余又不知啓其運者何世而倡而先之者何人歟姑牽連書以俟百世而有徵辛丑孟夏

豐壤趙龜命寶汝記

遊西溪記 甲辰

甲辰暮春將晦從二三子復遊於西溪之上杜鵑未落躑躅方殷淸川白石與春色相映帶於是煮花作餠酌川添杯命諸妓歌以侑之折花投水以洄洑翔舞之節低仰酒政較柳州投籌尤奇韻或曰儒素而携妓遊無乃乖乎余笑指石縫叢花曰蒼健如此而尙容灼灼者點綴造化之廣盖無所不有况於人歟被酒枕石而卧微風吹水飛沫濺面灑然而醒欣然而吟曰石上花發聊爾嬋娟花飛石老勁氣依然從遊者沈昌瑞黃順昌金德佐書石以爲記

許五萬死孝記

家兄守咸陽之明年甲辰三月有劇賊十一人帶劒器屯聚栢田里白峴村官家發將校衙役率民兵圍捕賊預覺逃去官軍四散逐之而里中私奴許五萬與其父明龍俱焉時望夜月色明五萬獨父子持梃走賊五六人自樹林中揮劒躍出斫明龍踣之又舉劒欲斫五萬蒼黃伏背上哀告乞以身代急則以手摧其鋒賊益怒擊五萬刃如雨下頭腦被三創氣絶賊廼舍去始官軍望見畏匿不敢救賊去乃視創甚骨開不合氣呼吸從中出舁至其家其主爲延醫治

之五萬泣謝其醫曰吾今死不可爲矣父創未甚善治之幸速愈吾卽死無恨也其之死惓惓於親而不其身之恤如此五萬平日事父母孝其主亦不以衆奴隷視也官家給穀物救療經月卒乃死又給葬埋之需報其事于巡營而余復記其始末以備郡志之採焉

百日紅樹榦題名記

直淸心堂之西內東軒之北砌石而爲方池焉自衙後引濡溪之派鑿墻通于池又疏其南經衙庭而洩其瀦環池翠竹蔥蒨池中有島橫縱各二丈占池三

之二以板橋其南東爲淸心東軒之徑路焉島中有百日紅樹振地而爲榦者七高之出於屋簷者倍之蔭之覆於池外者如池之抱島也蜿蜒糾結虯龍之閣也盤圓蒙鬱傘蓋之張也土人云夏末花始開爛然如蒸霞至九月而衰故名方夏席其下裸體偃臥則異景遠而蔽炎不侵淸籟發而爽氣自逗令人有濯魄氷壺之疑也余隨伯氏至郡已二年矣郡務繁伯氏日敝神於簿牒之間而余乃曠焉無一事讀書著文自娛時徵琴歌游山水以釋其磈磊不平之氣蓋有其樂而無其苦也且此地古之孤雲學士佔俾

先生曹梅溪鄭畸翁之所泚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余竊想慕之而如不及也間就樹幹題乾川子三字刻之夫金之堅而鑠石之頑而泐余豈恃彼以爲久哉抑欲使彼借重于余也雖然物無情而人有情物或常住而人有去來後之繼余逍遙者亦將摩挲而興感焉

保愚堂記 爲宗姪起夏作

人惟好智而惡愚也今不能爲古而干戈不能復乎揖讓余每讀前史至國家傾覆之變人臣殺戮之禍未始不由於智巧之過盖廢書而歎也今夫有一二人

焉其事同其所犯之罪同世皆責智不責愚曰是其心無他也責與不責而禍福歧夫智者禍愚者福則雖謂智愚而謂愚智可也則子之保愚乃所以保智而號子謂保智可也仲尼之論甯武子曰其愚不可及武子之愚抑其智也夫

笠挂村泉石竹林記

再遊西溪之日日且暮與諸人步而踰岡騎馬欲還或言笠挂村水石竹田之勝不可徑過余固聞之雅矣遂聯鞭而前望見夕陽之外竹林陰翳有戴松小阜依山臨野阜上立石參差如手指類故亭址然促

馬至其下相携以登列坐松根上面平妥居然臺壇中置石刻曰卧龍臺側臨斷磵亂石峻嶒飛泉淅瀝泉上脩竹千竿皆剪去旁叢疏斥枯葉森森如碧玉入其中凉氣侵人也徘徊吟嘯者久之忽聞語聲隨風漸近蔽竹而窺之茅齋數間隱暎於竹外蕭灑與境稱有儒冠者三人方蹝履爲將迎客問之官騶乃主人姜君兄弟余初不知竹田水石之有主人而爲室以專其勝如此其逼也雅意不欲與鄉人接於是逡巡避出二君追至臺上揖之而笑曰看竹而不問主人子其爲子猷歟噫子猷狂者也余何敢學之哉

抑其迹之相近則有之矣仍問臺之名臥龍何意姜指磵中崖石曰是也就而視之則崖石中坼以承瀑流而白紋如潑粉蜿蜒作龍形交絡于兩間而垂頭于下甚可奇也臺舊有亭以其臨野稼也鋤盜害之推去云主人苦勸入憩其室余辭以迫昏爲後期而歸今已逾時矣溽暑惱人昏昏如醉每思携杖復入竹林赤身臥翠陰中比潦雨瀑流益肥泉響竹風當相助爲凉也

遊龍游潭記

甲辰八月初吉伯氏發行向智異余及渴命載福從

焉沙斤督郵權君熻亦與其子尚經俱先賞龍游潭也勢幽邃石皆犬牙水十步九折盤渦激射其聲若雷以龍堂之在對岸也編木橋之下臨不測懸危凜慄不可越也傍橋躐石而東者百餘武有大石附岸橫跱圜若環玦㸦若樽罍其後數丈石痕作蹊蜿蜒以接之若龍之抑首而擺尾也者磨礱瑩滑狀極詭怪潭之名所由起也是夜與定慧師宿君子寺師云昔有馬迹祖師結夏于潭上爲水響之妨於聽講怒其龍鞭而逐之其負痛閃挫而形于石者如此是説也怳惚不經人不肯信余惟天下事有不可以常理

盡之韓子謂浮屠善幻多技能安知其無降龍伏虎
之術而龍之性不見石入石則石爲之透以爲堅頑
難陷者特人之所見然爾人之於人猶或不相測其
情狀況於神龍之變化哉謂有是事而信之妄也謂
無是事而不信之亦妄也盖水石之離於山北者玆
潭爲最余喜其氣勢奇壯使遇命題五人名於石之
南壁自題石抉川駛龍怒神驚八字於下將使石工
刻以識之詩曰地勢陰森最川流激射來風雲龍拔
出巢宅石穿回凜若深秋氣公然白日雷危橋跨不
測生路渡方開

遊智異山記

自龍游潭抵君子寺宿早起上山踵頂相接魚鱗襲而上者四十里有石竇仰出如人指圍東步數武轉身向西攀木梯登拇指上復折由手背而行數百步至天王峰登日月臺四望千里極目無礙西南大菴山差可平面臨而已海色如銀汞與島嶼相吞吐驟看疑瞑煙籠之也天際雲暗不見落暉夜宿聖母廟以酒果禱告曰某等夙聞頭流形勝雄海東涓吉登臨求以極天下之詭觀而雲氣蔽虧將不能騁其目夫以玆山之靈疑於三神而聖母居之占其巔焉藉

日非古之不死僊人必其有光屑震耀以爲慈山之
主也惟昔先大夫金宗直之來也聖母顱厭籲呼使
重陰清霽後世之人遂衛岳茲山而配先大夫于韓
子人惟無誠誠而臨之今之神猶古之神幸聖母復
假威靈屛除氛翳炳日輪於宵暾廓天宇於朝曛則
不唯游覽者獲匹前休抑聖母之譽以永終矣日出
時復登日月臺眺望如昨而海霧又蔽之但漏紅光
諸人以虔禱無應爲愧恨余解之曰退之之感衡山
亦能開其頂上之霧而已彼起雲霧而障太陽者乃
東皇滄神之爲頭流上下固自廓清以待之矣今使

滇僰小王遥制漢天子受其號命可乎我輩之求去
矣且是行也來往皆冒風雨而山巔盛夏亦風雜木
拳曲無踰數尺廟宇亦屋振搖不能支十年獨上山
兩日日候待從容廟祝相賀以爲得未曾有余病者
尤自幸余詩曰威靈自阻封疆外不是天王政不公
伯氏詩曰無風無雨亦天公可謂爲神人兩回護也
正南大島外白色如帶並大洋云而少西奇峰叢翠
略如道峰而尤秀異余與諸人大詫且怪昨日眼力
之不及已而天益明諦視之而後覺其爲瀛雲歸震
川見南閣記云一日天新雨忽見諸峰湧出樓觀層

疊又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盡此類耳山勢險
峻所經殊無泉石之觀前人又已備述玆不贅下山
未至君子寺一里所泉石殊開眼石有蹲伏如龜而
甲紋自然者蛇蜒如龍而頭尾可指者問之老僧其
東岸即雲鶴亭故基伯氏大書臥龍巖三字于石面
余又題詩曰卸輿聊復坐餘興此翛然石勢龜龍錯
亭名雲鶴傳徘徊得意趣瀟灑遠塵緣智異惟高峻
玆潭却補愆非强抑揚語也大抵奇壯不及龍游蘊
藉不如西谿而兼撮二者之勝行過處山氓之以風
災求蠲稅者絡繹伯氏輒爲駐輿慰撫余戲呈一律

日三山斯世亦王田一望靈區黍稷連土利應無海內剩民生何苦壑中損使君往物評遊歷久遠當與乞免錮若遣漢皇今日在侖臺哀詔此居前直言雖近諂諠而實寓傷痛之意然而江濤里父老數十人迎候道左賀伯氏山行之無恙曾見佔俾記中有是事尚喜峽中淳厚之俗不改於數百年後爾迺向賓相寺觀鐵佛留宿淸衍衙翼日記

西溪書齋重修記 乙巳

頭流東國之名山也棲其麓而治者凡九邑而咸獨據有其上峰爲山之主其稱靈秀之區也宜矣然其

實處乎山之陰其石黑而頑其泉峻而駛無淸絕幽
夐之觀如內院雙溪皆屬于定封矣余從伯氏至郡
之數月考圖誌問故老而得西溪於郡西七八里之
間兩山夾溪白石爲底一里所而止山形略如重疊
乙字以橫截前後入其中如入房室而外人不能窺
也石鱗鱗盤出若脉若几承之縈直圓方還石而形
其遇平而布若紗縠輕籠遇絕而瀑沫若凍霰又若
飄風窈窕端妙不可具狀夫以頭流傑特壯咸之勢
而西谿一曲縕藉之譬如孤絃雅歌殷於合樂轉闋
之餘斯以見造化無窮之巧也余每率意而往盤桓

盡日不厭盖石無不戴余履而水無不濯余纓者矣歸輒詑於伯氏初未之信及一見評之以爲三洞泉石讓其精神也其側岸有金氏書齋傾壞不蔽風雨金氏之先進士君嘗隱居于此其子孫不能葺云余盖憑之太息蘇子瞻以西湖爲杭州眉目西溪之於咸亦其眉目也有亭而蕪廢是猶西子之眉而不施黛夫西子之美不假乎粉黛而捨粉黛猶非盡飾之道也今諸金出力重新之又斥其右爲三楹將使緇徒守之爲一鄉人士藏修之所仍錄其始末請記于余余謂必欲稱乎西溪之佳境宜以檀桂爲櫟蘭

蕙爲茨玉卮而晶簾坐衛玠荀粲之朋而揮麈談名理也夫室屋之待外物而爲者有豐有殺不可強也至於托懷雅潔棲神物表追古人而配佳境要在其勉之而已然進士君之揭扁始取乎仁智之二樂則所自勉者又不止於是也念余先考外祖李尚州公實洎咸灊考與進士君交好而兩家子弟相從游其唱酬于溪上者往往留篋笥余與金氏有世誼也不可辭其托且欲其居是者益勉進修以承前人毋爲名區羞於是乎記

野老堂記

韓山之李出而仕于朝簪纓相望或移徙四方不能歸其世居守丘墓者盖無幾而處士君之家其一也處士君身逢昇平之運不見兵革生長遊嬉不違鄉井之間今年七十八體力康健歲課農桑足以給衣食之用四時植花卉松竹足以供耳目之玩門外大江無數里釣舴漁網逍遥自適扁其堂曰野老而其孫義瑞求記於余余念莊周之書常借東郭子綦南宜僚枯槁獨樂之言以詆訾堯舜禹湯孔子皇皇憂世之聖人謂之勞形以爲人贅疣於性命其學狂肆詼詭所以見斥於吾儒然而孔子之天命木鐸而

其於耦耕之沮溺猶有憮然之色由求赤之言志鑿
鑿乎功業事爲則歎息許與於浴風詠歸之對誠以
畏天憫人不得已而勞而其樂閑逸而惡勞悴初非
有異乎人也若世之君子蘉目胼足以奔走百年之
身而其絲毫之功有裨於天下者若存若亡哀哉況
下此者乎故以身較天下而勞於身者多裨於天下
者少則高人逸士或有趣舍而未可深咎之矣烏伏
波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
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御款段爲郡掾吏守墳墓
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致求羸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覩飛鳶跕跕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夫人少年抗志趨榮利功名之會不知其勞也及其薾然疲役投老顧念則未始不起羨於守分之野老然後知所謂南面之樂未可與易者殆非妄論耳余慕處士君之生無事之時而專野老之樂樂爲記之義瑞有弓馬才捷武科將馳騁用力于世矣宅曰瞻野老之扁而當思余言也

遊尋眞洞記 丙午

伯氏與安陰宰俞君約會長水寺爲別余亦欲賞尋眞泉石同行抵安陰邑底登光風樓主人方試射帳

伯氏仍設餞遲留余與德老叔先發寺僧持輿待于
洞口凡石冗流崎嶇過涉者十餘里路傍有小巖刻
尋眞洞三字過此石始有盤陀而水始有滙涵者行
五六里抵釜潭大石彌亘中爲絕崖漫流忽東下墜
深潭崖左刻噴玉瀨又數里爲菜甕巖石遞釜潭而
水勢益峻崖左右俱刻龍吟瀨有石凹呀然深可丈
餘寺僧稱古有異僧來住殺虎淹葅于此故名菜虎
巖余漫應而已歸考玉溪記有菜甕之號然後知甕
轉爲虎愚髡從而傅會耳行數百步抵寺處勢奥險
略似海印乃中間移建非舊基也暫憇法堂伯氏與

安陰宰追到日已暝同就東上室宿騎仲夏小望月色極明山空夜靜淸磬發省去年定慧師之移錫此寺也與之有一宿談禪之約師令入金剛坐禪聲響不可接而其門徒亦散寄他菴矣所宿適其講室撫迹悵悵者久之翼朝與出寺後逶迤到龍湫上流盤石瑩滑流波散布迤崖石益傾瀉可走龙與德老捨履以防蹉跌促足擇步挨至崖右有石罅劣容半身垂身緣下抱樹攀石以臨瀑布心戰魄動毛髮盡竪不可留也復遷延由石罅而上回望前岸平衍宜於俯瞰遂涉川而西卸輿小歇步尋水源其上百餘武

之間石之呈露於水面者如鵠鷺之集而星宿之麗
水縈懸感放跬步百變兩岸雜樹交蔭幽夐淒寒失
去朱炎仰見對岸梵宇隱映蓋浮屠殿云而力疲不
能尋水石之觀窮于此還由右逕入八相殿卽舊基
重建而東有千丈全石之峰峙立特雄促輿至龍湫
前岸排茵列坐大抵瀑布上作三節下垂百餘尺飛
沫如雪聲震一洞亦生平奇觀也八相石峰正鎭瀑
頭若助其雄奮之氣小瀑一條橫射右落未及潭數
尺崖石突起宛然成一佛軀髠頭擁緇側立以承之
瀑抵佛頂劃分爲二若流頭也者不假斧鑿奇巧天

成余念佛法起於中古而山川開闢之初已有此象豈亦天數之先定者耶安陰三洞名於嶺表右爲花林左爲猿鶴中則尋眞也甲辰秋余從伯氏遊入自花林逾出猿鶴領略二洞之景而尋眞以路迂遺焉常自耿耿如子瞻之見韓富而不及見希文爲恨今三載而始獲償願若取三洞而定甲乙之次松臺之奇壯月城之幽絶葛川之靚曠搜勝之關鎖殆可謂僊區福地猿鶴宜爲第一花林六十里清川白石曲曲可亭尋眞一區之勝似不能以抗之而卿如孫興公之評潘陸文章花林則所謂爛若披錦無處不善

尋眞乃排沙簡金耳還寺朝飯而歸

舟窩記 丁未

四郡之勝於國中指不多屈而龜潭一曲尤稱其奇壯沈君汝輝居之十餘年矣余寓淸風之明年仲春泝水向長峽灘可舟自寒碧樓從季父舍兄壺榼歌管沿洄而上汝輝亦以幅巾小棹待於玉筍峰下爲道幽賞因至其所謂舟窩者左右諸峰巉削鬱葎環立呈態而松籬茅屋蕭然點綴於洲渚之間卽一憑檻亦自疑塵骨之已蛻也況於汝輝乎余謂人之樂山水一也而有以山水爲其身之有者有以其身爲

山水之有者不可不察也夫永柳諸勝湮没蕪翳爲樵牧之不屑不知其幾何年矣而幸而遭逢子厚爲之拂拭評褒一草一石無不藉其光華而塗天下之耳目如赤壁江山騷人墨客之過而吟詠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而坡翁二賦出而天下始膾炙之若不得見焉此猶有文章言語以摸寫其景色則其歸功於二子以爲其主者無怪也仲尼之於泰山也不過一登其巔有小天下之意而已而後世遊覽者徂之歎息想慕視以爲孔氏家物此乃所謂以山水爲其身之有者也不然則雖築室於是生且死於是約一

區之奇勝納吾蚤暮杖屨之中而人之至於其處者但見山之屹然水之泓然而不見其有人而爲之主與魚蝦之泳麋鹿之伏雜然而不加辨此乃所謂以其身爲山水之有者也余之勉乎汝輝者在是雖然汝輝之爲人也淡泊以自守曠散以自高視毁譽欣戚爲一有得於老聃莊周之旨其於山水也偶然而來適然而留冥然意會融然心釋不知我之有山水歟山水之有我歟不知聖賢文章之爲可配而魚蝦麋鹿之爲可辭則余又無奈汝輝何矣

觀愛亭記己酉

松竹軒主人以雅操厚行自好於鄉黨溫溫思試而竟以布衣窮優游田野從社中友飲酒歌呼以爲樂而已既老傳家政于子自構小亭以處溫室凉檻壓可容膝前鑿方塘引活水注之植芙蕖十數本扁之曰觀愛取孟子觀水濂溪愛蓮語也有妾善釀有孫能唱每東峰月出開戶受澄輝引滿命曲彈琴以和之夜分不寐曰此足以忘世矣以求記於余余曰天地萬物惟靜者能觀之觀之而得其妙卽諺所謂糞壤蟯轉亦可觀者不虛耳嘗喜柳子厚書望靑天白雲以自適靑天白雲初非望以自適者而嗒然以卧

仰視其起滅萬態則誠有以心忘而神融子厚有此
靜眼所以蠻方瘴癘稍忘其牢騷今夫子之觀水而
愛蓮也樂而至於忘世不亦宜乎且池水之小也而
芙蕖藻荇魚鼈蝦蚪以滋以息不猶世界之載萬物
乎蓮之徽也而或開或落或榮或瘁有夭而不苗者
有折而破者有借以爲瓶花而摘去者不猶人生升
沉窮達之不齊乎其爲瓶花而摘之供之以花瓢銅
觶酌之以山礬玉蘂灑之浴之嗅之爵之又孰與自
開落於清漣之中而不閼天年者乎及夫秋至霜降
衆芳凋謝同歸於空而池水澹然如洗則向之開落

榮瘁一戲劇而已又孰置幸不幸於其間乎世界無
窮人生有涯以一世之升沉窮達較之於百世之後
不猶臨池而較花而人惟自私故有美厭欣慼耳列
一身於萬物同觀其始終則俯仰之間所遇百變泥
蟠天飛流行坎止其奇詭可笑未始異於物而均爲
一戲劇也夫子果能達觀乎此而以世界爲池以人
生爲花以吾身爲花中之一蕚而已乎月有盈虛而
其盈也陰晴開薇之殊候則月亦與花同也琴有成
虧而其成也五音六律迭爲君臣而相乘則琴亦與
花同也月也琴也無往而非人生也無往而非吾身

也彈琴翫月之夜亦試以是觀之

達觀亭記 庚戌 爲李錦城衛坤作

今錦城宰李公營亭於所居之華淸嶺嶺之勢自西而南迤而北出是爲亭基斗絶以臨大野川流淨其趾田疇暢其望東直營府樸地千戶鼓角相聞北眺鳳藪林木鬱然遠屬頭陀之松樟黨城以雄氣勢牧庵以疎點綴凡數十里間可觀之景不移席而皆攬之公曰是實通矚通矚曰達觀亭其以是名乎役將始而屬記於龜命竊念通矚者目之任也達觀者心之爲也目與心殊物而理則同焉今夫作亭於斯開

戶而數十里間山川雲煙樓臺花木之觀極公目力
之所至而公之見非伸而長也閉戶而所見不過屛
帳几案咫尺之近而公之見非縮而短也境有通塞
而見未始變古之達觀者無室亭無險夷視得喪爲
一轍合今古爲一體御百官萬民之衆而簡淡無間
於丘壑臨干戈戰陣之危而安閑不改於袵席蓬瀛
厲施彼其以境接者無窮而吾之觀之常適而爲一
澹然而主於內者初未嘗有撓盖其審知天地萬物
所以詘信乘除浮沉榮悴其理一故耳世之昧者恒
以達觀之名歸之棲遯淡泊無所拘束之人而如公

之鞅掌於職役綜理於事務者不樂以是許焉然不知達者拘之人也能靜而不能動能閑而不能忙是乃拘於靚而非達也惟所謂澹然者不撓則動靜閑忙同囿於達觀之中卧華嶺而爲鳳鳥之君長猶是達也涖錦城而應一境赤子之饑啼寒呼亦猶是達也公從弟澹軒氏亦達者也其沙潭別業距此二由旬嘗誇余溪山之勝且曰能匹驢相過爲文酒會乎忽忽十年澹軒已爲秋栢之實向者游俗離歷憑其亭苔遥塵檻風物蕭然余詩曰沙潭佳致愜曾聞囂月松風想見君舊客匹驢相過處一樽誰與更論文

嗟乎死生存沒之際余亦欲達觀而不能焉於記斯亭爲之一愴

十足堂記 并詩 爲申必淯作 辛亥

天下之患常生於物求其足苟求其足則其未足也目爲之瞿瞿心爲之皇皇神爲之煢煢舉吾一身而爲物之役不至於足而不止也且夫天下之物接於吾者無窮而吾之所以求其足者亦與之無窮足於一矣而未必足於二則身又役於二以求其足也足於東矣而未必足於西則身又役於西以求其足也富貴榮名金朱煌煌棲趍數尺侍妾數百人此世俗

之所共求其足也而或者鄙之淡泊以爲分率易以
爲期布褐菜糲而衣食足焉而無慕乎文繡膏粱風
月松竹而景趣足焉而不願乎茅土鼎彝豈非所謂
高尚遐舉脫然無累之士也雖然鷦鷯鼷鼠蝍且甘
帶而蚓之爲養也下飲泉上食壤泉壤之於鼠帶所
須固殊矣其未足而求其足則一而已今夫布褐菜
糲風月松竹物之易足而無害者而其足而謂之足
則其不足而將謂之不足謂之足而樂則謂之不足
而將不樂如是則與夫世俗之求其足者奚間哉是
故古之至人於凡外物不見其足亦不見其不足適

然而足而不以爲足偶然而不足而不以爲不足無足也無不足也又焉有樂與不樂然後天下之物皆無能以役吾而吾常優游超脫獨往獨來方爲眞無累矣天山南處士名其堂曰十足而求余記之余以是說復焉仍次其十詠

何以足吾食麥粥與粟飯麥粟有時罄嚥津神氣穩

何以足吾味採山與釣水不採亦不釣義理芻豢膩

何以足吾衣夏麻與冬綿麻綿無亦可一絲不挂肩

何以足吾居凉軒與温堗天覆而地載不愁不容膝

何以足吾與濁醪與拙詩底處尢眞意不斟不吟詩

何以足吾閑圍碁與彈琴陶絃巖老局妙訣無古今
何以足吾趣霜竹與雪松天津花未發安樂意先濃
何以足吾景清風與明月風止月又落乾坤種種色
何以足吾談村翁與野老客去憺忘言了無事在抱
何以足吾聽農謳與牧笛謳歇笛聲收天籟還不寂

清州鄕校重修記

上之四年戊申逆賊起清州旬日而亂平越明年夏清州牧缺朝議以州新經亂難其人於是我伯氏由綾州牧未赴而膺是簡其陛辭也 上賜對從容引漢光武平薊故事以勉其撫綏之道 聖意蓋在於

舍末治本默消姦萌焉我伯氏祗承　寵命以懼以勗勵精殫勞夙宵靡懈二年而績成有增秩之命最公之政其大端有三謂邑民所苦在於逋欠之督徵賊之倡也以蕩減爲市故奏蠲舊逋米一千四百餘石而民情悅謂州牧平日無手下兵臨難逃竄無以責其罪故部勒吏隷及三局保人爲兵一千七百弓矢槍劒具而武備修謂亂之作由於節義之不礪而民昧於逆順之卞故建三忠祠以享死事諸人而士知所以勸蓋民情悅則賊無以煽我武備修則賊無以乘我士勸於節義則賊無以貸我此我伯氏所以

體　聖上舍末治本默消姦萌之意而其所設施夫
人而見之非一家之私言也於是聖廟正殿及明倫
堂棟木折傷可以稍緩數歲矣而公遽命改爲易其
材而新其搆或曰是役也無亦非急歟有應之者曰
此所以治是州之大本而公之察乎緩急之倫者審
也夫三代學校之政廢而亂臣賊子接迹而起其禍
出於民幼而無小學之教使之束於灑掃應對之儀
入孝出悌之節故愚焉而有適動焉而有悖以馴其
惡習長而無大學之教使之依於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之工故義理不明而操守不確以至陷身於惡逆

矣而上之所以救之者又不越乎刀鋸繩墨區區刑法之末而不知反其本也故天下每每大亂愈治而愈不勝今玆室屋之重修非能有裨於學校之教而譬如工欲善事而潔其肆農欲收稼而築其場不啻爲之兆而已則禮樂之興由是而可幾而視向所謂三端者其意尤深遠矣朴君致凝以校任終始幹其役克敏克勤費省而事集不踰時而告訖謂龜命與聞功緖屬爲之記謹次其得於輿誦者如此辛亥季夏豐壤趙龜命記

遊鳳林記

清州之北有藪曰鳳林橫亘數里雜樹不勝以章計登望僊樓望之如長煙林北窮得小丘以臨大野籬落濤塍之點綴於前者依依如畫圖東眺山城粉堞繚繞雲嵐間南大川屈折抱之而西以出畫巖隱見礫礫如龍露鱗瓜丘趾有汙澤多少鄕傳有神蛤大如磯誕不足信州人未知遊於此遊自余前年夏始宗姪汝範黃順昌從汝範取余號命之曰輪丘今年老炎彌酷與福姪楊廷華申思輔往乘凉焉柳生一咸適至相與蔭樹藉草而卧風太勁不可久留復穿林南出登西丘大於北丘而高半之其上平衍爲墠

樹利交互日光入者可遷就坐席以避之前對大荷沼荷花每年甚盛今旱餘花欹兀然數三朶而已按州誌翁孃山在州北係土築成之以蓄風氣云蓋指此二丘也酒數行余喟然而歎曰嗚呼此麟佐藏兵之藪也計其潛蓄刼鋒戕二帥而北驅也恣睢陸梁殆謂天可奪而神可賫矣不旋踵而膏血狠籍求與藪中之蛇虺假息於一時而不可得蓋 國祚靈長
聖上之仁澤浹民肌膚有非半夜吽呼之盜所能撼動也今吾與二三子復處昇平之世早寢晏起於經亂之地而以其暇俯仰優游以嬉於此豈非幸歟

昔李文叔以洛陽園林之興廢謂關天下盛衰之運事固有小而徵大今若稱之曰吾輩鳳林之遊乃國家之福夫誰曰不可且日月逾邁事境遷謝今年之遊已非前年而客之相從者亦一皆新矣當其時未必以爲甚樂而追思之又不能不悵然書此爲識使後之繼余遊者知余之亦嘗遊焉也

上黨山城南門樓重修記

國家城上黨所以備南寇也節度使尊重不離營平時以虞候管之凡城池器械軍儲之繕治皆虞候責也而爲是官者大抵浮寄外幕苟過時月爲遷陞階

故鮮有能措意於事務今虞候李君壽龜爲之慨然至之日卽經紀財力重修其廳事所謂運籌軒者相城四面建標樓五所而適南門樓因潦雨壞城隨崩者若干丈君親自董役不日而改築并新其門樓仍求記於余余念東韓自古素號爲强以中國之衆隋唐之威盖嘗竭天下之力來逞其怒而逡巡於薩水之西不能成尺寸之功者以其地勢險阻城池堅固一朝閉門而守之敵人無以措其足也自鏟其險自失其據啓寇盜而延之而爲壬辰丙子之事則後之石晝之士斷斷於是復補亡羊之牢者顧不爲無見

然而以上黨一區言之向者逆亂不過狐鼠之夜橫而一旗以先宗元翻城而應之及其據爲窟巢拊手相賀恃之若金湯之無憂則朝起以視而天永之頭已懸于竿矣屹然而崇者初未能爲之有無焉城之不足賴也乃如此而俄頃之間得失百變而卒復乎其正盖天下之理逆之不能以勝順也久矣往年秋余游上黨倚南門樓俯眺内外周遭美其壯固之勢而追想逆亂時事又爲之裂眥以憤盖其凶腦醜髑既已化爲灰塵而遺臭之不泯者將彌久而彌彰而况親經其變者乎今故牵連書此以示天下成敗之

幾係乎逆順之所在而不惟險阻之爲恃若夫有司之當其任者又宜勤幹自厲如李君之不肯素飱而後方爲不負其責焉爾

靜古軒記 壬子

滯境則心牽於物轉境則物閱於心牽物則心勞物閱則心逸苟其逸也雖立朝廷之上而御百官萬民之衆臨戰陣之不測決生死於呼吸視之若太空之浮雲不然世所稱寂寞之濱無何有之鄉而此心不勝其役役是之謂動亦靜靜亦動嘗見鶴林玉露擧唐子西詩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因自叙其日所

爲事以註之財半日耳而其爲目十三午睡一煮茗二讀書三步山徑四弄流泉五飽筍蕨麥飯六弄箏七展法帖圖卷八吟詩草玉露九再烹茗十步溪十一與園翁溪友劇談十二倚杖柴門聽牛背笛十三余啞然笑曰畏苦世之馳聲利者計其日所爲事未必每至於十三審如是也又何異於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耶且人於事樂而爲之常患日之不足不樂而後始覺日長故凡處靜而言日長者必不樂乎靜者也今爲是十三事也不知其樂乎不樂也樂則不宜言日長不樂而日長而可也罪人之拘圜土病

者之淹枕席其日固敵年矣惟隨遇而安無入而不自得焉則動亦靜靜亦靜靜而太古亦靜動而叔季亦靜殀壽之齊矣又焉知日之長短心境之泯矣又焉擇事之苦樂羅君汝剛與其兄汝仁避地於太白山之陰大朴峰之下名所居軒曰靜古余書其舊所辨於中者寄爲壁記

劉村隱希慶旌孝記 癸丑

余讀復卦而知善之爲主於天下而聖人扶陽與善之旨如此其至也以衆寡則陰五而陽一以位則五爲君上四三二皆貴臣也而初爲民伏於側陋者也

然而以其處羣陰之世獨保其陽也遂褒之爲一卦之主歐陽子之著五代史也其傳一行而深致意於李自倫之孝以爲五代之亂人倫大壞而天理幾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夫以復之義論之則當五代之昏陰天下之陽氣僅存而不絕者繄自倫一家是賴其功可勝言哉若村隱劉君希慶尤有大焉人倫之壞天理之滅至于光海而極矣當是時也蓋擧世而謂之無母可矣君乃閭井一小民獨能以孝聞敬愛交殫躬執厠牏老白首而不懈所謂風雨晦冥鷄鳴不已者君固有之及至

戊午之變刀鋸鼎鑊不足以博君之一毫而其所對
爾瞻語竊附封人之舍肉反欲以投幾微中感悟其
心於造次之頃者夫爾瞻悟則光海亦悟矣是不惟
以其身靡一陽於積陰之下且將喣嘘鼓發以回閉
塞之天地此又自倫之所未及而錫類之道至是而
無餘其終之闕而不達不能致大隧之賦者抑聽者
之昏明時之幸不幸異而非所以少君也大抵以自
倫一家接唐宋之間五十餘年之陽氣以君一身接
宣仁之間十七年之陽氣則其事同矣而不可以其
微賤而不使之主一世之卦也區區旌表之常典在

君固無足論然人皆知君之有樹立於亂世而不知其樹立之本於孝而其孝之關於世道之重若是也故闕而不舉以至于今識者恨焉　上之七年辛亥因君之四世孫德昌摭實申顲　特命綽楔其門於以見後嗣之世其孝而　聖朝之無闕典矣德昌請有記是以書此嗚呼後之君子尚有以識余言之非夸也

松石亭記

塵以內城邑之吏奮功名者主之其物則政事賞罰文簿期會之類是也塵以外川澤之臞樂淡泊者主

之其具則煙霞水石花樹景色之屬是也其勢不可
以合則其趣從而殊焉大嶺之東山水甲天下官府
樓觀之設競占其勝而俗古民淳訟牒以稀爲守宰
者往往藍輿竹杖逍遙自放與山樵野老爭其閑逸
故命之曰吏隱其任常兼塵內外而王之吾兄平康
公之置松石亭亦由是已先是縣之退吏李仁簡卜
築於此其刻名之石尚在夫吏胥之爲習也貨賄之
沒而錐刀之競以殉其身而不知其他簡也獨能疎
濯汚泥用其餘年享塵外之淸福其義高有可以警
世之决性命而忘返者吾兄之因其址而亭之殆亦

有感於是歟亭距宮門十數里臨溪據石傍蔭古松四五株前對蒼壁楓杉綴之溪遇壁而潭泓渟濱漾上通紫煙之潭偃遊之洞渺渺有幽想吾兒朝而衙吏胥於庭涖城邑之政夕而衙魚鷺於潭戶溪山之盟青松白石咸受部署流雲宿霧齊赴期會不言而化無爲而治吾未知其吏而隱歟隱而吏歟試酹一杯呼奕鳩氏而問之

舞雩圖小記 甲寅

山勢鬱而媚中開平坡細草茸茸古松離立枝相加坡窮而爲淸灣上有路逶迤以通雩壇壇陰斗絕下

臨雲氣冠童各六人此舞雩圖伯氏命秦再奚寫之者也夫舞雩之事志而已非曰爲之也然地近而事易詣則有志也斯必爲之矣爲之則所與游者必其同門之友曰與處者而不外求也按圖而以氣象求之斯可得其人也魁而髯擁瑟而坐前置筆硯者此畫者有意爲曾點也然擁瑟非也點不必舞瑟也臨水濯足顧與點語而衣襟不整飭者必子琴張也與點同爲狂者必以類從也壇頭聳身立足二分垂在外指手側頭者必子路也子路壁立千仞矣其乘危則暴虎馮河也拱手正立壇中敬對子路者必顏淵

也捍平中庸而得之矣有若無實若虛也杖而行追躡上壇者必子夏也據松搖扇而立俯就水濱人語者必子貢也商也好與勝已者處且力於行也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且智者其舍山而水也童子隨長者者三扇爐發火者一束簡帙者一執瓢伏取水者一疑有曾夫子在焉而未詳也

月川齋記

上之十年甲寅春親臨法殿視銓選于時東西銓長貳及郎屬承宣左右記注咸進俯伏在列　上獨問小司馬朴公年幾何通籍幾歲公以實對　上慰薦

良久特命授資憲資階正二品嘉其老不衰而奉職恪勤也公少多疾凜凜常自憂親愛交游亦不以壽考期焉公嘗有詩曰月以無私臨大地川能不息走長河晃命子見之深賞曰子無憂子將致遠厚自愛公殊不信及是果驗公感 聖恩之隆深懷二友之鑑識乃以月川扁其齋求記於龜命龜命謂晃命子之言約而不備未有以推類考歸請追占之以明其意曰月者尊而在上君也古人以占諸侯無私者其德也臨乎大地則其照之普也川者卑而在下臣也古人又以爲壽之祝不息者其行也走于河則其至

之說也有以小成大之象焉公早抱幽憂之疾中養有術起居以時氣血盖晩而寢盛今年七十一視聽聰明顏貌渥丹飄飄如神僊中人遂以壽考膺天之祿固已有符於川流不息之句矣顧念公素門平進不附名論於進取豈有所以借勢於下而自結於上者哉而 聖主方秉三無私以臨臣庶一朝擢公於等輩之中置之於六卿之列而敬老簡勞之典遂夐越千古盖與日月之明同其瞻仰而公之詩其備告之矣古所稱言以知物者非斯之謂乎雖然川之東走不至于海而不止河非其所盡也且將衛砥柱過

碣石以入于海而後川之事畢矣而公之壽與位姑未艾也抑公既嘗留心於養生家其於守一處和之道體之深矣今夫月之應於水也玲瓏洞徹底裏皆透而月未嘗下降也天下之水深淺巨細數不勝紀以各受乎月也而月未嘗有分也洄游曲折激射震盪以破碎其體也而月未嘗損也終夜與汨終歲與靡窮宇宙而與逝也而月未嘗盡也何則彼應之者月之光也而非月也至人者物之所以獨于形者萬變而心未嘗有隨也心之所以宰于物者萬方而神未嘗有撓也是故營魄不離外形不彫以登於千二

百歲之久夫養生之要求於月與川而足矣公固以是自修有如異日　上之築特室而問者亦願敷陳此義引吾　君於軒轅之壽也

洗藏菴記 乙卯

儒者論聖人之前知以爲百世可知之類特以理推之而已非如讖緯術數之學然而一部易書庖羲畫之而爲卦三聖繫之而爲辭凡皆依乎數而導民於前知也至於邵子元會運世分而天地之盛衰成毀無所逃觀梅之占作而人物之吉凶得喪無所隱然則讖緯術數亦非外於斯道者也此猶依乎數而知

不能無挾而徑造易曰蓍圓而神卦方而知六爻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朱子釋之曰無卜筮而知吉凶也子思亦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夫靈明知覺心之體也牿之以氣質撓之以人欲所以至於昏蔽惟靜以定之乃復其體今夫衆人之夢也往往逆覩未然之事或行于未嘗行之地而見未嘗見之人彼豈用目而見用耳而聞假龜策而知歟特其暫時之靜而心體之發見如是而況聖人之純乎主靜而與日月合其

明鬼神合其吉凶者宜其不爲形殼所囿不見而覩不聽而聞不行而至鑑縣燭照觸處洞然而無礙若爾則禪家六通何以見斥於吾儒而聖宜莫如仲尼而轍環天下又若全昧於天地之大數而秦誓之編壁經之藏先儒反置之疑信之間者何也使聖人誠有以前知而事事而爲之備則造化之權乃無所施其不能爲之備又無事乎前知極心體之本然而其究歸於無用是又不可曉也昔與安定羅汝仁論此汝仁沉思良久曰此尚可大揚搉也今其死矣汝仁深於易嘗隱於旌善大朴峰下扁其菴曰洗藏屬余

爲記諾而未果九原之中猶其有憾志矣追理前說以爲洗藏菴記

靜學齋記

天有陰陽故人有動靜使天獨陰而無陽則其腐壞隤墜久矣然世之學者必就靜而學焉何也是不能定心之過也心之不定則其靜也如水之風止而光淨物之來照者無不涵而受之其動也擠汩撓混咫尺不能辨矣今夫鏡體堅而定故雖翻覆震盪而所照之物不爽其毫釐月之經于天也一息而行八十里其動也至矣而山河之影西北實而東南虛者未

嘗改也然則境豈有動靜哉所以應之者異爾夫心
吾心也有定有不定何也定者使心者也不定者爲
心使者也心爲一身之主宰孰使之也道心使人心
眞心使妄心而已心之爲物强梁僨驕苟無以使之
則隨境而遷逐物而化高者升于天而莫之使降卑
者沉于淵而莫之使援縛者不能使之解走者不能
使之駐薾然爲其馳騁而不能得一日之暇以休息
其動者固動矣而靜者亦未嘗靜也夫使心之術莫
如致柔物之强者必不可使柔而後可使非柔於物
也柔於吾也老子曰專氣致柔養生者以爲修煉之

說而吾假以治心焉金君純夫志學者也名其所居齋曰靜學求余文以爲記余嘗謂釋氏之雪山鹿苑其意不過如此向使彼蓄妻子而不爲妻子累處富貴而不爲富貴淫何苦而舍之哉惟其心强而不可使不知以柔制强而又以强制之也今純夫初學豈能遽責以致柔姑從事於靜以駸駸致之亦非策之失也明窓靜几晴晝爐熏開卷瞭然事我天君夫事天君而無一毫之違者非柔而能之乎旣柔矣即動而學可也

追記東峽遊賞 己酉

漱玉亭

丙午冬伯氏自咸陽移赴清風奉板輿從十二月乙丑踰鳥嶺之險迤入延豐漱玉亭是有絕壁屛圍氷瀑垂焉飛沫皆氷纍纍如燭珠如玉假山瑰巧眩幻壁近底橫坼如人呀口開雪踏潭氷以入僂行以周氷氣栗人瀑左有先祖大書小開先漱玉亭石刻題名其旁亭則第七叔父樹也前對之

風水穴

屛山之下是有風水二穴風秋冬息春夏噓穴口帖地腹以入窿然若室者十餘武小竇北出過是如手

腸如鍊汞流湲奇怪萬形其土赤泥積陰森森上下常有聲如大川澎湃人行或起或頫或蹲或伏或湧以躋或墜以下或左抱而先右足或右抱而先左足人一炬炬隔人如漆前者去久聲在背後者躡趾顧不見已而穴兩出其西數十武爲潭水深黑不可渡其東入益深穴稍開有基若堂高四五尺後有竇若牖牖下隱約有竈形古避亂處同行戚弟遇命咸陽朴廷霖脚疲心㥘不能前遂止始終路逕伸之可數里塘魚千里也三月穴口坐風凜然水穴水滔滔不可入屛山大抵皆嵌空土附焉其上多黃楊多杏

寒碧樓

丁未上元登寒碧樓月冉冉從東上倒影江水如千尺玉淨圖金老錫如八十四歲人也抗聲高歌琴笛助之與灘響相低昂屛山棲鳥驚起翻月磔磔鳴亦自瀏然

桃花洞

乙卯舟過鶴棲巖尋桃花洞村家十數戶臨江有幽趣沿溪步入飛泉觸石裂爲百道以噴瀉中有吹笛臺高數仞左右石壁如疊成其上有路通白雲洞以屬龍湫

龜潭

季父信卿夔弟至自金山郡衙二月甲戌與伯氏向龜潭聯三小艇歌琴隨行數十里過七洞東望峽口熊熊有積氣丹丘洞門也玉筍峯峙焉其高百仞其狀如束筍舟稍轉削壁前迎黝黑如漫天大障其氣森然琴客金聲澤狂叫起舞龜峯最雄其上有立石方而長白色如削余曰以大筆書姓名于石上深刻壘塡江上下皆見而千年不磨矣伯氏笑曰使楊蓬萊書趙靜庵名稱之矣龜峯之下是有長淮店村疎籬茅屋臨江而門是惟舟窩沈氏汝揮之所潛也前

對五老峰江水涵涵山氣常寒東北望周庵樓半空中清磬度江汝輝爲雞黍少憩薄暮陸還以炬

丹丘

閏月戊午遊丹丘閔生就良黃生順昌德老叔福姪偕沿江花氣甚暖多山杏多杜鵑龜潭舟窩飯汝輝導焉憑二樂樓丹丘之賓館安平額也溪水渟之前山皆花下僊巖盤石彌亘大巖跱焉巖下隱身題名中僊巖山氣益深壁色龜潭爍爍鬱鬱是水石之所聚若級若牀若宁若楣突焉窪焉極望皆白其上多叢樾藤蘿日光所虧題若楣下上僊巖拓焉其氣荒

是有擎天之壁其色黃緣壁腰題字一庵緇徒居之留宿已未帶朝靄還過篤次之村以出雲巖西崖柳氏之址也前繞流水野色浟浟其土膏其民淳舍人巖天帝之瑶函是堆是積疑有靈文秘籙奎壁司之是有伯氏題字附列之仰之以開荒之亭思讀書其中老也憇紫煙窟舟于島潭爰有藏澤之山蘇氏之木假象焉舟左右織題中峰之背蒼壁崱屴石氣渴有巖焉隱舟石門在隱舟上其天圓對岸多白礫多博石有石五色龜紋舟淺未載還二樂樓庚申至龜潭伯氏書來多情倦月二妓之歌待入雪馬洞雪馬

之左是惟遁谷有鶯樹之堂其山環其藏密石蹊是通龜潭是謂洞天逸士之所秘涉江登降僊臺煎花饈是對妓塜古有丹丘之妓死曰葬我於龜潭之岸以望僊臺我所遊也閔生琴德老歌二妓舞之以弔焉吹笛峰石臺觀退溪詩刻順流而下煙雨濛焉寒碧樓在煙雨西望之縹緲僊吏居也

月嶽

甲子同伯氏閔生德老游遮日巖巨石鋪底流川交絡面前國師峰卓立尤奇暴潦蕩嚙奇石多爲沙礫所掩伯氏曰與辛丑來時大異矣桑海之變不容彈

指如此垂虹梯自石蜿蜒如偃虹瀑布沿射下爲深潭瑩滑不可履水門絶壁削立中嵌爲大門闕高數仞廣加之仰視石形奇詭梁麗椽簷窮極雕鏤瀑布前垂其源儒壓如懸雨自內矚之宛然琉璃簾箔朝暾晃耀夜月玲瓏不見而想也石性麤是遂漱玉其下亂石尤可厭其上有人煙氣微聞鷄犬山氓居之恍惚有淮南雲中疑還抵新建神勒寺宿

義林池

庚午向義林池前游月岳杜鵑老躑躅方盛而此地杜鵑有新綻者江南北數十里花候之異如此義林

池是在山上渾涵百頃鈌下隔一席闊爲瀑是多蘋藻多蕁多鱖魚爲天下味候僊閣少憇振屧亭午炊金氏之別業也登于勤之基撫僊人遺迹是日多風衣袖飛拂有羽化之想焉

金屑泉

甲戌渡江尋聖住庵地勢孤絕是有金屑之泉巖竇嵌深叢薄上翳不受日光是生黃色水苔被之非金屑也酌之味淸洌下憇極樂庵聽磬

杉[illegible]

幸杉寺所以厘正中去無引錄給官従

杉寺所遣之 面弓以前往玄宗之付

杉花樹生物従杉楼如花未樹之日諸公

巴無物一塔匡当五物免次宮従杉将政

時淵林廿五度量 勅経国将上礼如之

要授事 淵林廿四度国紀初合五星時

宣 南陸入内宮鎮石以色無[illegible]

府中文木寺勘去